



PERFECT

by Judith McNaught

十全十美

[美]茱迪·麦娜 / 著

◎全美排行榜畅销书◎

# 十全十美

[美] 茱迪·麦娜 著  
全映玉 孙秀莲 合译

(闽)新登字05号

(图字)13-1997-05

# 十全十美

(美)茱迪·麦娜 /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兴安胶印厂印刷 邮编:301718)

开本850×1168毫米1/32 12.5印张 260千字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80640-010-9

I·905 定价: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那一夜，在一间光线柔和的小屋里，  
我们一起听一支缠绵的情歌，  
歌声穿越那幽暗的世界，  
仿佛银色的月光倾泻在大地上。  
千里外的歌者一定不会知道，  
可是我们却懂得，在那宁静的片刻，  
她的歌声是爱情乡宴上的美食，  
还没开花却已定了情！

# 序幕

一九七六年

石美格站在通阳台的门口，贵族般的面容上仿佛凝了一层寒霜，冷眼看着管家把饮料递给刚放暑假而由私立学校回来的几个孙儿女。由阳台往谷地望下去，可以清楚看见宾州的里基蒙市，包括市内蜿蜒的街道、公园和购物区，还有右边山间的乡村俱乐部。位于里基蒙市正中心有一群红砖建筑，那就是石家企业主体，里基蒙市的经济与许多家庭的繁荣命脉或直接或间接都仰仗着它。跟大多数小社区一样，里基蒙市的社会阶级早已定型，石家即位于顶尖，正如他们这栋高高在上的大厦一般。

然而，今天石美格的心思并不在她这阳台的景观上，也不是在她由出生与婚姻而步步高升的社会地位。她在想的，是关于她对这三个不肖孙儿女所将施予的当头棒喝。最小的孙儿是十六岁的亚力，他发现祖母在看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由管家手中的托盘里挑了一杯冰茶，而放弃了原先属意的香槟酒。他跟他姊姊都是半斤八两，美格望着这姊弟俩，心里这么想着。他们两人简直一无是处，既骄纵懦弱又不负责任，酗酒纵欲、整日玩乐与挥霍无度，

从来不知自制为何物。不过这一切马上就会宣告终止了。

管家把托盘递向莉莎时，美格的目光也顺着她的动作望过去。莉莎穿着一件曲线毕露的紧身衣服，领口极低。一发现祖母在看，十七岁的莉莎立即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挑战态度反瞪美格一眼，并且故意一次拿了两杯香槟酒。石美格看在眼里，没有说话。这个孙女长得简直就是她母亲的翻版，肤浅、太过性感、轻浮，又是一个酒鬼。八年前，美格的儿子驾着跑车，载着太太在结冰的高速公路上出事双亡，四个小孩顿时成了孤儿。警方的报告指出，他们当时都已醉酒，而且车子时速超过一百英里。

六个月以前，美格那位已届高龄的丈夫在恶劣的天气里驾机失事。他原来说是要去钓鱼的，却变成要开小飞机到库苏美去了。同机还有一位二十五岁的时装模特儿，美格以惯有的冷酷心态想着，那女人大概就是他所钓到的鱼吧。好色与好勇正是石家男人的一贯作风，傲慢而英俊却把生命当儿戏一般。

结果呢，美格一辈子都在尽力维持自己的清高与自制，而她那位放荡的丈夫却纵情酒色，还把孙子也带坏了。去年有一次她在楼上睡觉，他竟然带了一些妓女回家，就在同一个屋顶下跟众孙子一起作乐。那些宝贝孙子，除了杰亨之外，她最心爱的杰亨……

聪明文雅而又勤勉的杰亨，是孙儿之中最像她家族男人的，她一直全心全意爱他。如今，杰亨死了，而他的弟弟查克却活得好好的，又健康又充满活力，仿佛在故意气她似的。她转过头，看见他正大步走上通往阳台的石阶，

她不禁怒由心生。黑发的查克十八岁，长得很高，然而他的出现令美格简直无法忍受。她的手捏紧了杯子，好不容易才压抑住朝他脸上砸过去的冲动。

石查克又叫班尼三世，长得就跟美格的丈夫班尼一模一样，不过那并不是她恨他的原因。她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恨他，而且查克也知道是为什么。不过反正几分钟以后，他就终于要为他作为付出代价了——当然那还是不够的。她恨自己不能痛快地报复，看不起自己的无助。

她等管家也倒了一杯香槟给查克之后，才缓步走到阳台上。“你们大概在猜我为什么今天要召开这项小型家庭会议。”她说道。查克一动也不动地默默看着她，美格却觉察到莉莎跟亚力交换了一个无聊的眼色。他们两个大概都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里，去跟那些同样是十几岁的富家朋友鬼混。

“我看得出来你们很不耐烦，”她对他们两个说道，“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从来不会去关心自己的财务状况那类的世俗问题，不过事实上你们的祖父一直太忙于他的‘社交活动’，也太相信他自己会是不死之身，所以在你们的父母去世之后，他始终没有为你们设立妥当的基金。因此之故，现在他的产业都由我全权主管了。要是你们不明白这个意思，我会尽快为你们解释清楚。”她得意地笑着说。“只要你们两人能够乖乖地待在学校里，学业能有进步，也没有什么我认为无法接受的行为，我就会继续为你们付学费，也让你们保有自己那辆拉风的跑车。话到此结束。”

莉莎的第一个反应是困惑大于惊骇。“那我明年进大学以后的零用钱与生活费呢？”

“你不会有什‘生活费’的，因为你会住在这里，而且上本地的二专！要是你在未来两年证明自己值得信任，我才会让你去念大学。”

“你就试试看吧，莉莎。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分文都不给你。如果让我听到你又花天酒地吸毒乱交，你以后就什么钱也看不到了。”她朝亚力瞄一眼，又说道：“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刚才的话也是说给你听的。还有，秋天的时候你也不必回爱斯特去了，你得在这里念完高中。”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亚力喊了出来。“祖父绝不会让你这样的！”

“你没有权利管我们如何生活。”莉莎也道。

“要是你们不喜欢我的条件，”美格用冷硬的口气说道，“我建议你们去找一个服务生之类的工作，或是去找一个拉皮条的吧，因为只有这两样工作最适合现在的你们。”

看见他们的脸色变白了，美格满意地点点头。这时亚力快快地问道：“那查克呢？他在耶鲁大学的成绩那么好，你该不至于要他也住在这里吧？”

她等待的一刻终于到了。“不会的，”她说道，“我不会的。”

她缓缓转过头去看查克，断然说道：“滚出去！滚出这个房子，永远也不要回来。我再也不要看见你的脸或听到你的名字。”



要不是他的下颔突然收紧了一点，她还以为她的话对他根本没起作用呢。他没有要求解释因为他不需要。事实上，就在她对他妹妹下最后通牒的时候，他无疑就已经料到了。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伸手要拿刚才抛到桌上的车钥匙，但是他的手刚碰到钥匙，美格的声音就进了出来，令他的手僵在那里。“不要碰它！除了你现在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你什么东西都不准拿。”他缩回手，朝弟妹望一眼，仿佛在期待他们会说什么，可是他们不是太懊恼于本身的不幸际遇之中而无心说话，就是害怕冒犯了祖母会落得和他一样的下场。

美格很厌恶他们两个这种懦弱的出卖态度，但是她却又的确使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要是你们哪一个敢跟他联络或是让他跟你们联络，”就在查克转身朝台阶走下去时，她这么警告着，“或是你们跟他在别人家参加同样的活动，你们的结果也会跟他一样，明白了吗？”

对着动身离开的查克，她又说出另一种警告：“查克，如果你想去找朋友求助，我看也免了，石家企业在里基蒙市是主要的人力市场，现在都在我的掌握之下。这里没有人会胆敢冒着失业的危险触怒我的。”

听到她这句警告，已走到台阶最下一级的查克回头望了她一眼，那眼神是如此轻蔑，令她方才领悟到原来他根本就从未考虑要向朋友求助。不过她更感兴趣的是，他转回头之前那个神情，是焦虑吗？或者是愤怒？还是恐惧？她真心希望的正是如此。

一个男人孤独地走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他的肩上搭

着一件运动夹克，而他的头垂得低低的，仿佛正顶着强风而行似的。一辆货车在他前面停了下来。“喂，”麦巧理朝外喊道，“你需要搭便车吗？”

一双琥珀色的眼睛茫然瞪着巧理。这个年轻人一脸迷失的样子，仿佛是在高速公路上梦游一般，但他立时回过神来，点了点头。他爬上座位以后，巧理注意到这位乘客一身名贵的运动服与讲究的发型，于是推断他应该是一个大学生，巧理对自己的观察力向来很有信心，于是就搭讪道：“你念什么大学？”

这个男孩咽了一下口水，仿佛喉咙发紧得很，同时把脸别开，望着窗外。然而当他终于开口说话的时候，语气却是冷静而坚定的。“我没念大学。”

“你的车子抛锚了吗？”

“没有。”

“你有家人在这一带吗？”

“我没有家人。”

尽管这位乘客的语气坚决，但已有两个成年儿子的巧理却直觉地感到，这个男孩正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巧理等了几分钟以后又问道：“你有没有名字？”

“查克……”迟疑了一下，才又接着说：“班查克。”

“你要到哪里去？”

“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我要一路开到西岸的洛杉矶。”

“好，”他的口气似乎是不愿再多言，“没有关系。”

一直到好几个小时以后，这位年轻人才第一次主动开

了口。“你到了洛杉矶以后，需不需要人帮忙卸货？”

巧理斜瞄了他一眼。这个班查克的穿着与言语都有富家子弟的气质，但显然此刻已落魄得身无分文。如今他竟然肯屈尊做普通的劳力工作，巧理不禁很佩服他的胆气。“你看起来似乎挺能干重活的，”他打量一下班查克高大强壮的身材。“你常做这种事吗？”

“我常在——我常常打拳。”他简短地答道。

在大学里，巧理在心里替他把话说完，也许是因为班查克令他想起自己的儿子当年也曾试图闯天下，也许是因为他感觉到查克正面临极度的困境，总之他决定给查克一份工作。主意打定，巧理伸出了手。“我叫麦巧理，我不能付你很高的薪水，不过你至少可以在洛杉矶看到真正的电影是怎么拍的。我这辆车上载的都是道具，要运到帝国制片公司去。我跟他们签有运货合约。”

班查克的淡然反应使巧理更为深信，这位乘客不仅仅是破产了，而且对于要如何应付即将面对的困难也毫无概念。“要是你帮我干得很好，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在帝国制片公司的人事处讲几句话——那是说，如果你不介意拿扫把或是扛东西。”

班查克又把脸转向窗外，瞪着外头黑暗的道路。巧理正要推翻先前的想法，开始认为这个年轻人不屑做劳力粗活时，他却开口说话了，而且由于不好意思的感激与宽慰，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沙哑。“谢谢你，我会非常感激的。”

# 1

一九七八年

“我是勒沙尔育幼中心的包太太。”一个中年女人一面宣布着，一面踩着地毯朝接待柜台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只购物袋。她指指跟在后头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冷冷地补充说明道：“这是施茱莉，要见尉泰丽医生。我买完东西以后会回来接她。”

接待员对小女孩露出微笑。“尉医生马上就会见你，你现在可以先坐在那里把这张卡填好，你上次来的时候我忘记让你填了。”

茱莉不安地瞄一眼这间布置高雅的接待室，想到自己身上穿的破旧上衣与牛仔裤，于是躲到热带鱼缸旁边坐下。在她身后，包太太突然又探头进来对接待员警告说：“只要是没有固定住的东西茱莉都会偷。她的手脚快得很，所以你最好紧盯着她。”

茱莉又羞又怒地跌坐在椅子上，故意把腿伸得长长的，想表现出不在乎的态度。但是她羞红的脸颊以及双腿够不到地面的事实，却使她的意图无法得逞。

一会儿之后，她扭动着纠正这种颇不舒服的姿势，满

怀畏惧地看着接待员给她的卡片。她知道自己认不得上面的字，但仍努力地尝试。第一个字好像是“不”，就跟街上写着“不准停车”牌子上的字一样，那牌子上的字当初还是一个朋友告诉她的。她抓紧铅笔，强按捺住那股熟悉的挫折感。她一年级的时候学会了“猫”这个字，但是谁也不会 anywhere 写这个字的。她愤怒地想着，老师为什么要教只有一年级的笨课本里才有的“猫”字呢？

但是课本其实并不笨，茱莉提醒自己，老师也不笨。其他的孩子大概一眼就可以看懂这张卡片上的字！笨的人是她。

她努力地把名字规规矩矩写好，就再也无法填好什么空格了。她发觉自己又生气了，于是决定去想一些愉快的事情，譬如春天时风吹在脸上的感觉之类的。

“是你的铅笔有什么问题吗，茱莉？”

接待员亲切的声音使她猛然抬起头，她偷偷把笔心在裤腿上弄断。“铅笔心断了。”

“这里还有一支——”

“我今天手疼，”她又扯了一个谎，一面站起身，“我不想写字。而且我想上厕所，厕所在哪里呢？”

“就在电梯旁边。尉医生马上就要见你了，所以别去太久。”

“不会的。”茱莉答道。

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厕所，然后又沿着长长的走廊摸回来，开始费心地看着每一扇门上的名牌。她记得尉医生的门上有一个“心”字，怎么这一扇上面写的不是呢？会

不会是她记错了？她把门推开，一个陌生的灰发女人正在打字，这时抬起头问道：“有什么事？”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茱莉红着脸喃喃说道，“你知道尉医生的办公室在哪儿吗？”

“尉医生？”

“对，你知道，就是那个‘尉’，有一个‘心’字的！”

“‘心’？……噢，你大概是说心理医生吧！那是在走廊再过去的二五一六室。”

通常茱莉都会假装听懂然后自己摸索，但是现在她担心自己会迟到，所以也就顾不了假装了。“可不可以请你把号码再说仔细一点？”

那个女人瞪着她，仿佛她是白痴一样，然后不耐烦地叹口气说：“尉医生的办公室是两——千——五——百——一——十——六号。”

“两千五百一十六。”茱莉重述着。

“就在左边第四个门。”那女人又说道。

“噢！”茱莉丧气地说。“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么说呢？”

回到尉医生办公室，接待员问：“你迷路了吗？”

“我？没那回事！”茱莉夸张地摇摇头，坐回椅子上。

她不知道其实墙上有一面镜子是双面的，有人正在另一个房间里透过镜子观察她的一切举动。

她注意到鱼缸里有一条漂亮的鱼死了，而另外两条鱼在旁边想吃它。她忍不住用手敲鱼缸把那两条活鱼赶走，可是它们一会儿之后又游回来了。“这里有一条鱼死了，”

她故意用不甚在乎的口气说道，“我可以帮你们拿出来。”

“清洁工今天晚上就会把它拿走，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茱莉忍住抗辩的冲动，心里总觉得让这么漂亮的东西受到这种待遇实在是很残忍的。她拿起一本杂志假装在看，却不时趁接待员不注意时去敲敲鱼缸把那两条鱼吓走。

这一幕全都看在另一个房间的尉泰丽医生眼里。她带着微笑，瞄一眼身旁的另一位心理医生。“这就是那个捣蛋鬼茱莉了。育幼中心说她有学习障碍，而且对同辈有不良影响。有一次她竟然在勒沙尔发动拒食，说服了四十五个孩子一起抗议，要求改善食物，而那些孩子大部分都比她大。”她的口气带着佩服之意。

雷约翰医生看着镜子另一边的茱莉。“她那么做是不是因为心底有反抗权威的需要？”

“不是的，”尉医生带着嘲意说道，“是因为她心底有改善食物的需要。勒沙尔的食物营养是够了，但是却淡然无味。我尝过一点。”

约翰惊讶地看一眼这位同事。“那她偷窃的事呢？那可不是你能这么容易就不去追究的事。”

泰丽朝茱莉的方向偏一偏头，微笑着说道：“她就跟侠盗罗宾汉一样，手脚快，既偷食物和衣服，也偷玩具。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留，都拿去给勒沙尔的小孩了。”

雷约翰也挤出笑容。“她看起来比较像小飞侠彼得潘，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当初也没想到。”医生承认道。当初凭档案资料，她还以为茱莉会是一个早熟而性开放的倔强女孩，所以两个月前初见时，茱莉那副大眼睛的小女孩模样确实令泰丽极为意外。她有着小小的脸蛋，却像个小男孩似的双手插在裤子后面口袋里，昂然站在办公桌前。

其实早在那之前她就已经被茱莉吸引住了。她先前阅读档案资料时，已经深深体会到这个小女孩的痛苦：被亲生父母遗弃，又先后遭到两对养父母拒收，结果童年大部分时光都在芝加哥贫民区一连串拥挤不堪的收容中心度过。茱莉唯一的温情来源就是同辈，那些和她有同样遭遇的孩子。

几个月前，她在观看一群男孩子示范如何窃车时，被警察一并逮捕了。那是她第一次被捕，随后就被送到泰丽这里接受许多实验分析。泰丽是一位有耐性又意志坚强的医生，总是愿意想尽办法帮助不幸的儿童。碰到茱莉这个案子，她打算请在德州的一对表亲帮忙。他们没有钱，但有空房间可以给茱莉住，也有一副慈善的心肠愿意帮助这个特殊的小女孩。

“你看看她。”泰丽说道。只见茱莉突然站了起来，绝望地看着鱼缸，然后把手伸进去，将死鱼捞出来，湿淋淋地捧在手里。

茱莉走到接待员面前。“对不起。”她伸出手，大声说道。

接待员正专心打着字，这时猛然抬起头，赫然见到茱莉把那滴水的死鱼伸到她鼻子前头，她不禁发出一声惊



呼。

茉莉小心地退后一步。“它死了，”她说道，拼命不使内心悲悯的感觉表现在口气中，“别的鱼会吃它，我不想看到那种情形。那样子太野蛮了。请你给我一张纸，我会把它包起来丢到垃圾桶里。”

接待员恢复了镇定，一面忍住笑意，一面拿出几张面纸给茉莉。“你要不要把它带回去安葬？”

茉莉很想那么做，可是她听出接待员话中的笑意。于是她匆匆把鱼包好，塞到接待员手中。“你要知道，我没那么愚蠢。这只是一条鱼，又不是兔子之类的特别东西。”

在镜子的另一边，雷约翰笑着摇摇头。“她其实非常想给那条鱼来一个正式的葬礼，但是却偏又骄傲得不肯承认。”他想了一想，又说：“可是她的学习障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看资料上说她只有二年级的程度。”

医生轻哼了一声，拿出一份最近的口头智力测验来给他看。雷约翰低声笑着让步了。“这孩子智商比我还高。”

“茉莉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约翰。我从她的档案就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后来跟她面对面谈过之后更证实不假。她既聪明又勇敢，同时也很敏感。在好强的外表下，她其实是很温柔、很乐观的。不过她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什么呢？”

“虽然她才质那么好，但是这个小女孩的自我评价却非常低，几乎可以说是毫无。因为她已经过了被收养的年龄，所以她认为自己没有人要，一无是处。由于她书读得